

论朝鲜王朝的势道政治

王逸雨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上海 200000)

【中图分类号】D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11-000172-03

前言

所谓势道政治，是朝鲜王朝士大夫文人所定义的“臣代王权”。但纵观朝鲜王朝末期持续数十年的政治情况，势道政治更偏向于朝鲜外戚的家族政治。笔者认为，自朝鲜正祖时期的权臣洪国荣起，至闵妃遭遇日本人杀害的一百多年间，朝鲜王朝的最高政权始终在各个家族之间轮番交替，形成由不同姓氏主导的“势道政治”。

一、势道政治的萌芽——正祖朝

朝鲜正祖的继位称得上是一波三折，在生父思悼世子李愔被祖父朝鲜英祖亲手关入米柜折磨而死后，正祖就背上了“罪人之子，不可承统”的阴影。为了王朝后继有人，也为了在嫡庶地位如云泥之别的朝鲜王朝中，保存下“罪人”思悼世子唯一的嫡出血脉，朝鲜英祖将正祖过继给了他早逝且无后的伯父孝章世子，并定下无情的“壬午义理”，加强自己残忍处死亲生独子这一命令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更是防止正祖继位之后，为生父翻案并追封为王。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这位年幼失父的王孙没有成为燕山君——朝鲜王朝一位因生母被父亲废黜赐死而在继位后疯狂报复的残暴君王——已经是万幸。何谈掌握权力呢？此时，与正祖生母同族的丰山洪氏的一位年轻人，洪国荣，怀着政治投资的理念，有目的地来到了正祖身边。

根据朝鲜三大宫廷小说之一，传闻是正祖生母惠庆宫洪氏——一位经历了英祖，正祖，纯祖三朝的皇族妇女——根据亲生经历所著的文学作品《恨中录》中写道：

“以吾祖先积德，岂意生此妖逆！”

由上文可见，洪国荣与正祖的关系亲密至极，甚至显得暧昧与难言。作为誓死追随的丰厚回报，在正祖继位之后，洪国荣理所当然地大权在握。就在此时，洪国荣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往后势道政治的核心基础——送家族女眷入宫。

洪国荣的年仅十二岁的亲妹妹甫一入宫，便受到正祖的格外厚待，被册封为正一品的“嫔”，封号“元嫔”，意为后宫第一位的嫔御，寄托了妹妹生育下任国王的殷切期望。而与之相对的，日后下文孝世子的宜嫔成氏，是宫女出身，家世寒微。虽然最得正祖宠爱，此时不过是正五品的“尚仪”。笔者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朝鲜肃宗颁布祖宗家法“嫔御不得晋升王妃”。以洪国荣的权势与野心，他完全可以亲将妹妹送上正宫王妃的宝座，因为在元嫔不幸英年早逝之后，他确实将怀疑与愤怒发泄到正祖元配妻子孝懿王后身上，严刑拷打王后身边的宫人侍女，想借此诬陷王后才是陷害元嫔致死的凶手，不仅如

此，他还将手伸到正祖的继承人问题上，妄图把正祖之侄过继给去世时年仅十四岁的元嫔，以俟继承正祖的王位。

“己亥，渠妹致夭。国荣不胜其悍毒恚愤，敢以渠妹之事，致疑于坤殿，挑先王之愤。内殿宫女，屡施拷掠，至于拔剑恐吓，期欲得招于内殿指喉，惨诬几及于内殿，外间骚说无所不至。”

——《恨中录》

由上文可见，因为对正祖的元配妻子孝懿王后的犯上无礼，导致了正祖与惠庆宫的厌恶，洪国荣最后被逐出了朝廷，失去了成为一世权臣的机会。但洪国荣作为开拓势道政治的先锋官，他的举动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笔者认为，洪国荣有三点手腕，其一，他利用早年和正祖的情谊独揽朝政；其二送家族女眷进入宫中企图生下王位继承人；其三，再通过血缘与裙带关系掌握下一任国王。这三点是势道政治最显著的三个特征。在王权尚且稳固，君王年富力强的正祖朝，洪国荣企图建立势道政治的行为失败了。但他的所作所为，也为之后的安东金氏，丰壤赵氏，与骊兴闵氏的分别开启的势道政治提供了标准的模范。

二、势道政治的兴盛——纯祖朝，宪宗朝，哲宗朝与高宗朝前期

1. 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

正祖的英年早逝，独子纯祖继位时不过十岁，这就是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兴起的最佳时机。金祖淳在正祖朝以独善其身的态度，以自己不参与朋党，只为君王效忠的姿态成功赢得了正祖的信任，并在纯祖继位之初，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君主，是为日后屹立三朝而不倒，垂帘听政朝鲜国的纯元王后，自己则一改往日孤臣的面貌，以国丈的身份在朝堂上活跃，俨然成为了纯祖的代理人。

“壬子，大王大妃特旨，擢金祖淳为兵曹判书。”

“以金祖淳为刑曹判书。”

“以金祖淳为礼曹判书，金载瓚为议政府左参赞。”

——《朝鲜王朝实录·纯祖实录》

由上文可知，金祖淳在纯祖朝可谓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相继担任朝鲜王朝的政治，军事与文化要员。而且据笔者计数，在《朝鲜王朝实录·纯祖实录》中，金祖淳的出现次数极高，共计190次，从纯祖继位到自身去世，一直以积极踊跃的姿态活跃在政坛。即使去世后，也享受了谥号“忠文”，以及风光大葬的优厚待遇。不仅如此，安东金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如金祖根，金汶根这两位后继国王的岳丈们，也在金祖淳

的举荐下进入朝鲜宫廷的腹地。

除了交好君王，女入中宫这两点外，安东金氏还企图许配同族女子给纯元王后的独生子——孝明世子——以达到掌控下一任国王的目的，但是孝明世子却有意压制母族的势力，并择拣了赵氏为世子嫔，这就将丰壤赵氏的政治势力引入了朝鲜王朝。

即使如此，孝明世子的突然早逝让两族互相制衡的计划彻底破产，世子嫔赵氏被迫暂时离开权力中心，而世孙嫔的位置仍旧被安东金氏所把持，金祖根的女儿被推上中殿宝座，是为宪宗元配孝显王后。

“妃孝显王后金氏，籍安东。领敦宁府事永兴府院君赠领议政祖根女。戊子，纯宗二十八年，三月十四日癸丑，诞降，丁酉册封王妃。癸卯，宪宗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乙丑昇遐，春秋十六，葬景陵。”

——《朝鲜王朝实录·宪宗实录》

在纯祖去世，世孙即朝鲜宪宗继位后，顺理成章地成为正宫王妃。虽然这位元配年仅十六岁便英年早逝，宪宗又择拣了南阳洪氏的女儿为王妃，但这丝毫不影响纯元王后以王室最高长辈大王大妃的身份总摄朝政。笔者认为，在儒家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朝鲜王朝，孝道是国王也无法违背的铁则，此时作为大妃的国王生母赵氏——即日后的神贞王后，即使想擅权，在严苛的礼法环境下，也无能为力。

笔者认为，宪宗的早逝虽然代表着正祖一脉的彻底断绝，但是对于安东金氏来说，却是在阴差阳错之下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将本族的势道政治推向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因为宪宗也无子嗣，导致自正祖——纯祖——孝明世子（追尊翼宗）——宪宗的血脉彻底断绝，必须在宗室中寻找合适的王族来继承王位。对此，安东金氏与丰壤赵氏两股外戚相互角力，各自支持属意的王族子弟，最后安东金氏凭借辈分与兵权胜出，将一位流落江华岛的落魄王孙接入汉城，是为朝鲜哲宗。

笔者认为，在朝鲜王朝漫长的五百年中，并不缺乏旁支继位的先例，可掌权者们却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谁将王捧上宝座，谁就是王权的代言人。如朝鲜宣祖继位之初的垂帘听政七个月的仁顺王后，朝鲜仁祖继位之后被尊为大王大妃的仁穆王后。由这些先例可知，有拥立之功的安东金氏的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也是之后的家族势力无法企及的。在此期间，纯元王后垂帘听政，金汶根的女儿则入主中宫，是为哲仁王后，再次攫取了君王的治内权。

“妃明纯大妃金氏，籍安东，领敦宁府事永恩府院君汶根女。丁酉，宪宗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庚子，诞降，辛亥，册封王妃。”

——《朝鲜王朝实录·哲宗实录》

安东金氏在朝鲜王朝末期，内宫有纯元，孝显，哲仁三位王后，外朝更有朝臣无数，不得不说是势道政治登峰造极的产物，这在朝鲜王朝初期是不可想象的，外戚势力在朝鲜王朝最后的时间段成功统治了国家，让朝鲜本就贫乏的人民和资源日益枯竭。

2. 丰壤赵氏的势道政治

随着纯元王后以六十八岁高龄去世以及朝鲜哲宗的无嗣，丰壤赵氏逐渐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

“方议迎立今上，时赵斗淳以院相，书传旨，当署以‘兴宣君第二子某人承哲宗大王大统’，而神贞厉声曰：‘以‘入承翼宗大王大统’书之！’斗淳不敢违其意，以承哲宗，则大妃金氏当垂帘；而承翼宗，则垂帘在已故也。”

——《梅泉野录》

由上文可见，神贞王后极其不满意安东金氏当年将哲宗入继纯祖之后的行为，自己如法炮制，延续丰壤赵氏作为母族的辉煌。

作为血缘关系与正统王室相去甚远的高宗，神贞王后是他继位为王的重要人物，自然孝敬备至，不敢违拗。

丰壤赵氏不仅在朝鲜王朝的土地上贪婪渴求，也遵循“献女入宫”的原则，在高宗的选立王妃的过程中推举赵氏女子，企图入主中宫，但是大院君的妻族——驸兴闵氏的内定却宣告了丰壤赵氏在政治上的迅速边缘化，再也没有重现安东金氏昔日的荣光了。

3. 驸兴闵氏的势道政治

驸兴闵氏在朝鲜开国之初颇为显赫，却在朝鲜太宗清洗外戚时一蹶不振，连出身闵氏，与太宗同甘共苦的糟糠之妻元敬王后，也被家族背景连累，险遭废黜。往后的日子里，不少著姓大族作为外戚在朝鲜王朝的政坛上大显身手。而驸兴闵氏却一直沉寂，直到肃宗朝出了著名的，被废黜后又复位的仁显王后，才稍稍恢复了往日声势。可好景不长，仁显王后无子早逝，驸兴闵氏再次失去了成为国王母族的机会。直到朝鲜王朝的末期，闵妃被册立为朝鲜高宗的王妃，家族方能扬眉吐气。

闵妃，就是为后世大众熟知的明成皇后，本文抛开她的对外的政治立场不谈，单单对朝鲜国内而言，她仍旧是守旧势力代表。

“明成溺于私家，姓闵则无疏近一视之，数年之间，延及遐乡，凡闵姓者，扬扬凌厉，有啗人之势。”

——《梅泉野录》

闵妃生性强势，而高宗懦弱无能，于是政权尽入闵氏外戚之手，如闵升镐，闵奎镐等都掌握实权，闵氏一族贪婪无度，贪腐成风，克扣军粮，聚敛民财，霸占土地，惹得民怨四起。而闵妃本人也是沉溺奢侈享受，全然没有身为国母应该做出节俭朴素的表率觉悟，和对普罗大众贫苦百姓的体恤与怜悯。

“貂皮之产西北者，俗称狍皮，其腋下丰毛称紫栉，奇温珍贵，价逾品缎数倍。自内尝命毛麈猝进紫栉毛帐一副，京师之有狍皮裘帽者获十倍之利。及制进，明成命张之，玩赏之际，烛烬飞坠，顷刻烧尽。”

——《梅泉野录》

由上文可知，以驸兴闵氏所主导的势道政治，几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毫无建树，反而为朝鲜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笔者认为，我们在肯定闵妃在外交和政治上的一点成就

外，也不能忘记她的贪婪残酷对朝鲜王朝造成的伤害。十九世纪末的朝鲜已经不复“隐士之国”的逍遥闲适，内部财政枯竭，国力衰微，外部列强窥伺，虎视眈眈。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骊兴闵氏持续二十多年的势道政治，无疑是将日渐衰败的国家推向了灭亡的边缘。

三、势道政治的衰败——高宗朝后期

笔者认为，朝鲜高宗的一生是懦弱而屈辱的一生，幼年受制于父亲兴宣大院君，成年受制于妻子闵妃，中年与晚年则完全受制于日本侵略者，一生几乎不能自主朝政。尤其是在闵妃惨遭日本人杀害后，高宗痛心疾首，又考虑到自己与闵妃所生的独子纯宗孤苦无依，决议再也不立正宫，即使后来严皇贵妃得宠，鼓动朝臣掀起“严妃升后运动”，为自己大造声势，却也难以被册封为皇后。

“语及辄汪然泪落，见奩匱之属，叹嗟摩挲，不忍去手。”

——《梅泉野录》

笔者认为，闵妃生前不仅是高宗的结发妻子，更是高宗的政治伙伴，深深为懦弱的高宗所依赖。闵妃死后，即使严皇贵妃对正室之位虎视眈眈，高宗终不再立正宫，一定程度上杜绝了新外戚的干政。而随着日本侵略者对朝鲜王朝殖民程度的日渐加深，高宗与闵妃的唯一嫡子，朝鲜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纯宗已经完全沦为日本人手中的提线木偶，连仅存的弟弟英亲王和妹妹德惠翁主都不能保全。终于在1910年，在日本侵略者鼓吹并签订了无耻的《日韩合并条约》之后，纯宗退位为“昌德宫李王”，五百年朝鲜王朝就此彻底覆灭，而势道政治，这一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的政治产物，也就从此彻底消失在朝鲜半岛的历史洪流中了。

综述总结：

从公元1790年纯祖登基，到公元1895年闵妃遇害，长达一百零五年的时间里，朝鲜王朝都被外戚的势道政治完全把持，无论是安东金氏，丰壤赵氏，还是骊兴闵氏，他们都把朝鲜半岛的三千里江山，无数百姓黔首当作自己的玩物。也许有一些领袖人物出台一些利民的政策，但就总体而言，势道政治架空君王，剥削百姓，横征暴敛。

笔者认为，这就是封建时代高度专制统治的痼疾。纵观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大一统王朝的历史。无论是高丽王朝的“武人时代”；还是朝鲜王朝前期的“大尹派”与“小尹派”之争；还是朝鲜王朝中期的“西人，南人，北人之争”；还是朝鲜王朝后期的“势道政治”。归根究底，不过就是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势力，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互相厮杀，无论哪一派短时间内得势，最后承受剥削与苦难的，永远是底层的穷苦百姓。

一言以蔽之，不管是开国初期的王室全州李氏；“中宗反正”时的兵权在握，威逼朝鲜中宗废黜元配端敬王后的“靖国功臣”们；还是王朝后期赫赫扬扬，鸠占鹊巢，狐假虎威的外戚们。在用唯物史观的鉴定下，摒弃他们在施政上那一点可怜的，用以粉饰自身，标榜墓碑的所谓功绩。这些在朝鲜王朝时期操弄权柄，翻云覆雨的统治者，是无耻生啖百姓血肉的吸血恶鬼。

血恶鬼。

据笔者查证，朝鲜王朝将人分为五等，分别是：王室成员，两班贵族，中人，百姓与贱民。其中王室成员和两班贵族是典型的食利阶级，他们凌驾于其他的三个阶级之上，完全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劳作，也不用服兵役劳役，还在“科田法”的土地制度下占据大量生存资料。除此之外，他们还彻底垄断了科举考试的生源，是官僚集团最坚实的后盾与基础。而中人，百姓与贱民则在政治上完全边缘化，没有任何发言权不说，还在社会地位上被鄙夷轻视。

不仅如此，朝鲜王朝初期的太宗时代，为了控制贵族人口急剧膨胀而开始实施的“庶孽禁锢法”，更是阻断和埋没了无数非嫡出子女的人生，除了王室阶级超然物外之外，庶出的子女不受影响。其余阶级的良妾所生为“庶子”，贱妾所生为“孽子”，这些男男女女从一出生就只能跟从母亲的身份，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不可以与上层阶级通婚，终生被人歧视。朝鲜王朝光海君时期爆发的“七庶之狱”，就是典型的，因为长期实施“庶孽禁锢法”后，两班庶子对朝廷心怀不满的后遗症。而这些泯灭人性的身份地位制度，直到近代时期，1894年发生的“甲午更张”时，才被废除。漫漫五百年的暗无天日，无数的朝鲜百姓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制度下苟延残喘，饱受压迫。

朝鲜王朝有一本称得上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春香传》，几百年来被朝鲜半岛的百姓们深深喜爱，该作品讲述了身为社会底层的艺妓的女儿成春香，与两班贵族出身的李梦龙相知相爱并最终突破万难结合的故事，但讽刺的是，其中一种结局却是李梦龙娶同为两班贵族之女做了妻子，却只纳为他受尽苦楚，险些命丧牢狱的春香为妾。只是因为成春香出身“贱民”阶层，注定绝不可能跨越阶级，只能世代继续为奴为婢。而在朝鲜后期，外戚把持的势道政治的背景下，“任人唯正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导致庶孽人群联名上书，请求权利的情况时有发生。

笔者认为，势道政治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君权旁落，朝廷式微的朝鲜王朝维持了专制统治，客观上延续了李氏朝鲜的寿命，但是其反动的统治无疑是在开历史倒车，为那个时代的朝鲜人民带来了无穷的压迫与灾难。势道政治虽然能煊赫一时，却终究抵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汹涌大潮，在时代的变迁中彻底消失，而朝鲜半岛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永远属于广大的劳动人民。

鸣谢：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卞琳琳教授

参考文献

- [1]《朝鲜王朝实录·纯祖实录》
- [2]《朝鲜王朝实录·宪宗实录》
- [3]【李氏朝鲜】献敬王后洪氏《恨中录》
- [4]【李氏朝鲜】黄坛《梅泉野录》